

# 憶恩師劉大中博士

劉泰英

第一次遇到恩師劉大中先生是在民國五十三年

的夏天，那時我服務的機構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剛改組為行政院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簡稱經合會），正積極辦理第四期四年經濟發展計劃及第一次十年長期經濟發展計劃的設計工作，經合會為使計劃有效可行，特請國際知名的計量經濟學家劉大中博士利用暑期回國指導設計工作，我當時參加此項設計工作，並奉命當劉先生的助理，協助他整整工作了一個暑假。從那時起劉先生不但在學術上指導我，且教導我待人處世的道理。

大中恩師在五十二年短暑假中，不但對當時的國民所得編算工作提出了改進意見，並認為為使總體計劃、部門計劃與個案計劃，一致性及有效性，必須由經合會編算中華民國產業關聯表。由於他必須在暑假結束前返回美國康乃爾大學（以下簡稱康校）執教，所以當時參加經濟設計的工作同仁均不分週末假日，晝夜加班趕工，他亦每天隨工作人員加班。記得那時每天到六時半左右，師母劉大中夫人就到大中師辦公室等他一同前往晚宴，晚宴後大中師一人單獨返回辦公室加班。每當師母出現辦公室，他與師母僅相顧一笑，即再埋頭工作，師母則獨坐靜靜觀看他的工作，一直到工作告一段落，兩人才一同離開辦

公室。

五十四年經大中師介紹我到美國羅徹斯特大學唸書，由於羅徹斯特距康校校址之伊色佳僅兩小時之路程，大中師經常邀我赴其寓所談談國內經濟發展計劃有關問題，每至深夜不倦。

五十六年我轉至康校追隨大中師專攻計量經濟學，並當他的研究助理。五十七年春，大中師利用學校春假返國一次，蒙總統蔣公召見，並賦予賦稅改革重任。回校後他的談話重點即由經濟設計，轉為賦稅改革方面。他初步瞭解當時的賦稅結構後，即認為應設法提高直接稅的比重，尤其是所得稅的比重。欲提高所得稅的比重則須從稅法及稅務行政着手，我當時隨口建議所得稅資料應用電子計算機處理，沒想到大中師却命我於五十七年五月隨同他回國負責籌備財稅資料中心工作。他回國後隨即全面展開賦稅改革工作，第一步工作即修改所得稅法，一方面提高綜合所得稅之基本扣除額，一方面提高稅率最低級距，目的在減輕低所得階層的負擔，提高高所得階層的稅負，以達到稅負公平及提高所得稅佔總稅收的比重。他深知此項措施低所得者雖蒙受其利，唯此一階層人員為沈默之大眾，中高所得者則將羣起反對，但他以公事為重，不計個人毀譽，毅然排除萬難，呈請上級核准立法執行。他鑒於當時

高所得者逃漏稅風氣極盛，又建議仿照美國的獨立稅務稽核制度，在財稅資料中心設置稽核組，獨立查核違章漏稅案件，並將資料中心訂名為「財稅資料處理及考核中心」。

在中大師主持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簡稱賦改會）的兩年間，頭一年因在康校尚有教學任務，所以必須中美兩地奔跑。五十七年五月回國，至九月返美。同年十二月利用聖誕節及寒假回國，次年一月又返美，如此往返中美兩國，實極辛苦。記得五十七年十二月回國那次，師母未同行，我同大中師同住於山路政府撥給的平房。由於每天工作極忙，大中師晚間難以睡眠，每夜必服鎮靜劑，有時鎮靜劑藥力不足，至中夜又醒，醒後每為賦稅改革事盤旋腦中，久不成眠，不得已又再服鎮靜劑。因夜間常服藥過多，次晨精神萎靡，但仍振作精神按時上班。有一次晨起業性未退，從寢室出來時摔倒下去，我大驚，連忙扶起，幸無大礙。當時他每晨起必先洗洗手間，吃過早餐後又必須再去一次。且常有洩肚現象。我曾勸他休假數日赴醫院檢查身體，但他以公事為重，不肯前往檢查。

五十七年底賦改會第一次賦稅改革方案所得稅法提出後，各方責難頗多，該案雖蒙立法院通過，然至五十八年仍受各方指責。五十八年六月

他向康校請假回國一年。他回國後雖遭受各方之責難，仍不畏艱辛，立即提出土地稅之改革意見，並建議提高稅務關務人員的待遇。當時他認為必須有統一的土地稅法，且稅法必須配合國內經濟及社會需要予以修改，唯討論時遭受許多批評。同時他認為欲提高稅征效率，必須加強稅務關務人員的管理並提高其待遇。不料方案一提出，許多人土不分青紅皂白痛加指責，甚至指他為共匪同路人。大中師亦灰意懶。適某次 總統蔣公在陽明山中山樓召集政要訓話，大中師亦在場。他事後對人說：「總統 蔣公當天訓話主要係指示賦



民國五十九年七月二日嚴兼院長代表總統 蔣公頒授二等大綬景星勳章給行政院賦改會主委劉大中，酬庸劉氏主持賦稅改革工作的卓越成績。

稅改革事宜， 蔣公會說早在大陸時期就有意要澈底改革賦稅。」大中師回辦公室後，念及總統 蔣公一生為國為民，不禁淚流滿面，我當時也非常感動，竟無法出一言以安慰大中師。他自那次恭聆 總統訓話後，一掃灰心決心不畏任何困難，為國家提出最完善的賦稅改革方案。自五十八年六月至五十九年六月底，賦改會在中大師督促領導下，日夜加理，一年中除前述綜合所得稅及土地稅外，稅制及稅法部份陸續完成的改革方案計有營利事業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銷售稅（即加值型的營業稅）、關稅、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屠宰稅、筵席及娛樂稅、契稅及獎勵投資條例等。至於稅務行政包括財務資料處理及考核中心的成立以及外銷品沖退稅捐辦法之修正等，報告書共分三大部份，長達二百餘萬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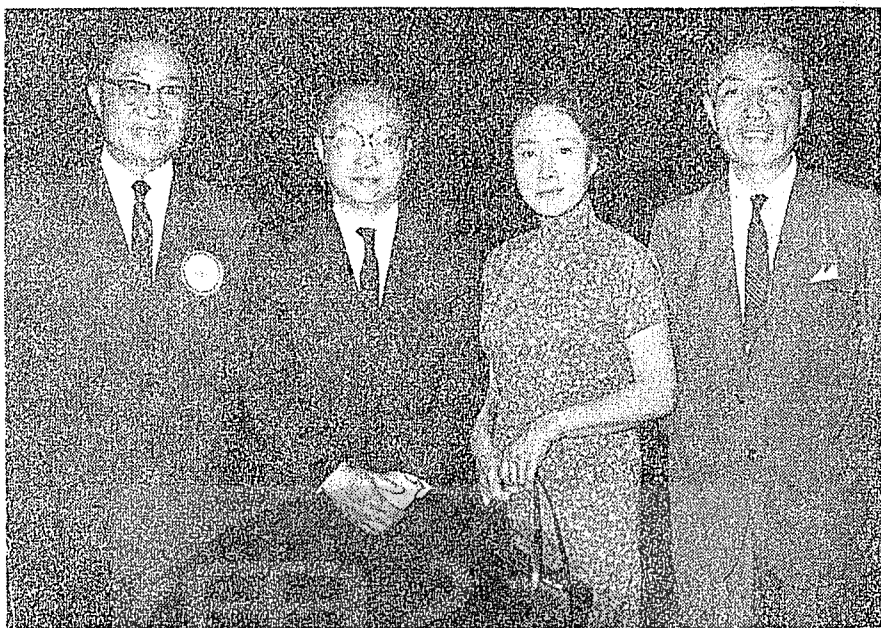
五十九年賦改會結束後我隨大中師返康校，他被聘為經濟學系主任兼經濟研究所所長。當時全美國學術界左派力量雄厚，康校亦不例外。大中師因忠於中華民國政府，頗受左派教授及學生攻擊，不久釣魚台事件發生，美國各地原為愛國學生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為左派學生利用，逐漸變質為攻擊政府之活動，大中師曾利用各種機會解釋政府處理釣魚台之立場。政府當時為向留學生解釋處理之立場與經過，曾派教育部文教處處長姚舜先生赴

美說明，姚處長也曾特別赴康校一行。開會當天康校中國留美同學聚集一堂，惜主持開會之中國同學會已為左派學生控制，會場氣氛緊張。大中師明知參加者中有多人係左派人士，目的在侮辱政府官員，他仍從容起來為政府辯護，開始時却被主持開會之學生阻止。後經愛國學生多數表決通過，恭請大中師起來講話。他起立後首句話即告戒學生們民主政治之真諦在讓大家都表示意見的自由和機會，他當時曾就政府處理釣魚台問題作詳細的補充說明，獲得全體愛國學生熱烈之掌聲。左派人士鑒於大中師在學術界的名望以及在中國留美人士中之崇高地位，屢有拉攏之意，且透過各種關係邀請他到大陸訪問，他不但峻拒，且多方邀請外國學者來華訪問開會。他本人更是利用每年暑假回國，表明他光明正大熱愛自由祖國的態度。五十九年返回康校後，我即全力趕寫畢業論文，當時大中師剛接任系主任職務，系務繁忙，白天很難找到時間與他討論論文內容，故通常均在晚間赴他的寓所求教。大中師不但對我的論文內容探討甚詳，且對文字表達方式也要求甚嚴，故常討論至深夜。師母恐怕我們工作太累，除隨時供應茶水外，每晚均為我們準備點心。大中師性急，對我每因愛之深，自然責之切，責備我時難免有時聲音稍大，師母本在客廳看書，聽到大中師責備我時，心中不忍，即故意改到書房唸書，師母在旁，大中師就不再責我了。六十年八月我幸運地通過論文口試，大中師本欲留我在康校工作，唯得知我有意返國工作時，不但完全同意，且勉我奉公守法，多多為國家做事，為國民服務。



我回國後，大中師每年暑期均回國協助政府決定財經重大措施，他經常來信命我搜集國內經濟資料給他。他鑒於我國自退出聯合國後，聯合國

不再刊印我國經建統計資料。為便於國外人士研究及明瞭我國經濟發展情況，建議政府編印英文之統計資料。今年元月大中師為編印英文中華



右起：李國鼎部長、劉大中夫人、劉大中博士，俞國華總裁合影。

民國統計提要特別回國一趟，由於時間匆促，他的工作異常辛苦。二月初大中師又患肚洩，我力主住院檢查，未被接納，服藥後稍癒。同美後肚洩漸感嚴重，經醫院檢查為胆結石，開刀割除後情況稍佳。四月五日大中師驚聞總統

蔣公逝世，精神受刺激過深，體力隨之衰退，竟終日吐洩不止，即再入院檢查，發現腸癌，且已漫延至肝，其間經兩次西醫藥物治療，不但未見效果，反而元氣大傷。八月八日大中師及師母自寓所來函給我及內人，全文如下：「泰英

、洪燕：近況想必善，兩個孩子一定又長高大了。大中做過兩次 Therapy（按指治療）不太理想，反而原氣大傷，上週曾至紐約城看中醫奚復一（此人乃台北友人介紹，以前在台北行醫，頗有名氣），此人極和善，也仔細，給了許多粉藥及丸藥，都是消癌補中氣之物，都是他自己所製的，現在僅服用二三天，效果如何還很難說，但大中對他很有信心，這樣對治療方面很有幫助。現在既已有中醫，他自己又有藥店，買藥極方便（快信郵寄一天即到），請千萬不必托而誠（按而誠係我康校之學弟）帶任何藥丸或補品，目前既由奚大夫治療，一

切藥應當由他做主，以免發生衝突也。本定秋間至香港住兩年（按大中師原已利用康校休假，受聘任香港中文大學東亞書院院長職務兩年），房屋出租，曾清理 Basement（按係指地下室），將所存之 Foot Locker（按係指食品冷凍庫）及低盒等移放至蔣碩傑先生（按係康校經濟系另一位老師）府上（因恐房客不鎖汽車間，有失竊的可能），Key（按指鑰匙）也存在蔣府，箱內的東西（按我尚有部份東西存放恩師府上），你們如需要，我可以打開，分放在紙盒中寄上（箱子太大，郵局不收），請來信示知，此間寄包裹很簡單，不像台北那樣麻煩，祝體安 大中、亞昭上八月八日」。該信十三日收到，我隨即覆函請他養病要緊，師母不必為學生的東西耗費精神寄回來，想不到收到信的翌日，大中師及師母同時逝世，晴天霹靂，哀痛難言。

我認識大中師的十一年間深為他的謙和、體諒下屬，及照顧學生的偉大人格所感動。我於五十六年轉入康校就讀，大中師不但安排全額獎學金，還替內人找到工作，連住的問題也一併安排解決。在康校期間他經常請學生們到他家中，由師母親自做菜招待。在賦改會工作期間，他對所有工作同仁，甚至工友都極客氣，並儘量照顧他們的生活。替大中師開車的司機及他的傭人至今都非常懷念他。賦改會結束時，總統 蔣公特頒授二等大綬景星勳章一座外，同時還發了一筆獎金給他。他體卹同仁生活清苦，將其獎金轉發同仁，我亦得了一份。當時我全家赴美，那份獎金雖不多，却解決了不少問題。大中師及師母已去世了兩個月又十天了，他們生前嘉惠於我的太多，特瑣屑記述，聊表感念之忱。